

人生百态放言

● 老 桂 /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人生病态放言

老 桂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生病态启言/老桂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7. 11

ISBN 7-5059-271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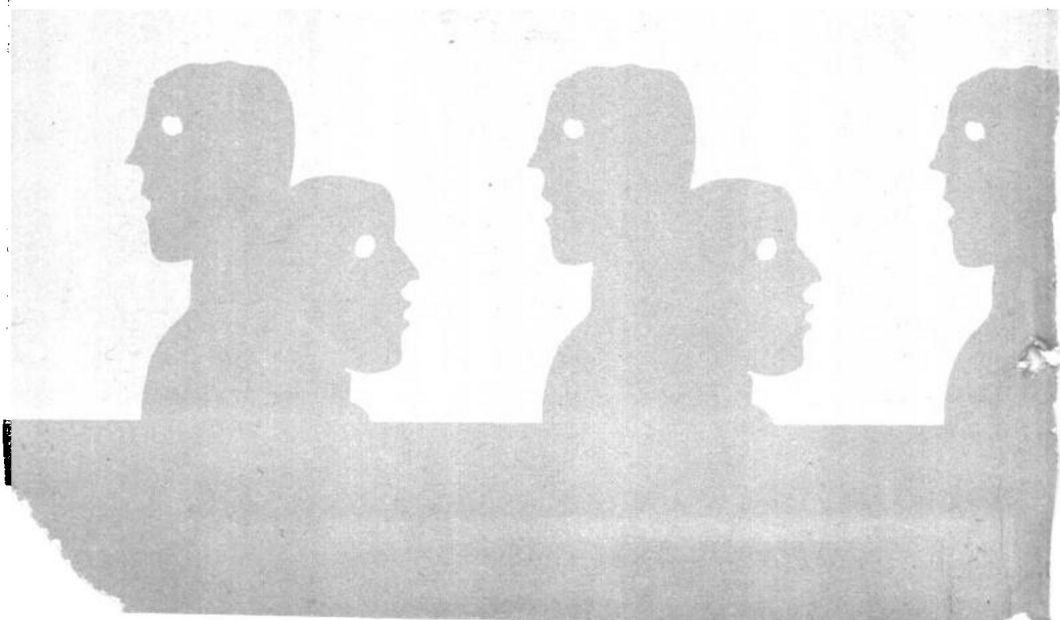
I. 人… II. 老…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2792 号

书 名	人生病态放言
作 者	老桂
出 版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责任编辑	薛燕平
责任校对	甘星光
责任印刷	董华
排 版	
印 刷	北京经纬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183 千字
印 张	9.125
插 页	2 页
版 次	1998 年 1 月 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2716-7/I · 2029
定 价	15.6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我赤裸裸地来到这世界，
转眼间也将赤裸裸地回去吧？
但不能平的，
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呢？



序

朱自清先生写过这样一段话：“我赤裸裸地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地回去吧？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呢？”

这话确实令人深思。

近来，有一支歌广泛流传开来，歌名是《何不潇洒走一回》。看来，九十年代的人们再不想委委屈屈、死死板板、窝窝囊囊、拘拘谨谨，而要痛痛快快、健健康康、爽爽朗朗、自自在在地活一回了！

这该是一种进步吧。起码，说明人们开始普遍重视自己的生存态势，开始有了些清醒的“生命意识”。

但是，到底怎样才算得潇洒的人生，怕也不是片言只语便可定论、条规法制必能说明的。

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老瞎子带着一个小瞎子，在荒凉的天地间艰难跋涉，以卖唱为生。老瞎子手中拿着一把古老的琴，他对小瞎子说：“这是我师父传给我的，告诉我说，只要弹断一百根琴弦，就可以打开琴盒盖里面有一张可以使我复明的药方。”老瞎子就以此为

动力，不论刮风下雨，也不论春夏秋冬，年复一年地虔诚地弹着这把琴，艰难险阻不在话下，屈辱打击也矢志不渝……可惜，当他年老体衰、倒下来时，却只弹断了九十九根。于是老瞎子把琴传给小瞎子，希望他能实现愿望，小瞎子接过琴，继续老瞎子坚韧不拔、百折不回的人生追求。而当他终于弹断一百根琴弦时，也是衰弱不堪的老人了。打开琴盒盖，拿出药方，请人念给他听时，才得知：药方只是一张白约！他身心交瘁，痛苦欲绝——却于其中猛地悟出个道理！于是，把琴又传给自己的徒弟、又一代小瞎子，并告诉他：“我记错了，实际上只弹断了九十九根。你一定要弹断一百根琴弦，才能看见药方以复明！”……这把琴及这张药方，就这样一代又一代地被传了下来……

对这个故事，人们见识各异，褒贬不一。有人认为它告诉我们：人生不能没有动力；有人激烈反对：以虚假的东西作动力，只能造成人生的悲剧！

两种看法，孰是孰非？

再看下面一则故事：

碧绿的大海边，金黄色沙滩上，躺着一个衣着寒伧的渔民，在晒太阳、闭目养神。一个旅游者走来，很为渔民惋惜。在得知渔夫身体没病、天气又非常适合打鱼之后，问：“那么，您为什么不出海呢？”

“早上，我已经出过海了。”

“捕得鱼多么？”

“不少。起码够我今天吃的了。”

游客十分冲动：“想想看，如果您今天第二次、第三次甚至

目 录

序

1 健康与长寿	(1)
2 三种评价之是非	(6)
3 处女一定贞洁么?	(13)
4 人与猴与羊	(22)
5 “先天下忧，后天下乐”质疑	(27)
6 “我负天下”与“天下负我”	(36)
7 “文明”的野蛮与“野蛮”的文明	(42)
8 我凭什么接受它?	(50)
9 三寸金莲与一尺大脚	(54)
10 事业之孽障	(58)
11 给自己放两天假，又何妨?	(64)
12 对弱者，棒喝一声	(69)
13 生命之有形与无形	(73)
14 我们应该给后代留下些什么	(79)

15	“谦逊美德”，一边去！	(86)
16	也谈“灵性”	(94)
17	随忍与放纵	(99)
18	我为情人鼓与呼	(106)
19	也谈“喜新厌旧”	(113)
20	名人崇拜与从众心理	(118)
21	从两个和尚谈起	(125)
22	排队	(132)
23	由“男子汉条约”谈阴阳	(136)
24	“识时务者为俊杰” 与“大丈夫能屈能伸”	(141)
25	关于“士可杀不可辱”	(146)
26	“奴才”论	(151)
27	忌讳、规矩与文化	(157)
28	原“忠”	(162)
29	谁接见谁？	(169)
30	文化挽救与文化振兴	(173)
31	流氓的皇帝与流氓的文人	(178)
32	中国人的“实在”	(183)
33	从二十四孝图说起	(186)
34	“坚定不移”与“水性杨花”	(193)
35	“相敬如宾”与“嬉笑怒骂”	(197)
36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203)
37	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207)

38	放下，即实地	(213)
39	消除孤独的方法——孤独	(218)
40	比较减痛法	(223)
41	比	(226)
42	中西对话录	(230)
43	大国民之风度	(233)
44	悟性	(238)
45	能以爱情作为婚姻评价的标准么？	(240)
46	醉酒古今论	(244)
47	人生“五道”	(249)
48	“清高”，可以休矣	(256)
49	残酷的诚实	(264)
50	发愤与奋发	(269)
51	“疯”与“傻”	(274)
52	潇洒吼一回	(277)

健康与长寿

对上些年纪的人，有句常用祝辞：健康长寿。于是乎这两者就“天然”融为一体了。然而细细想来，果然如此么？

健康就等于长寿？长寿一定健康？！

有个七十来岁的人去医院检查身体。医生告之：什么病也没有。他很高兴：“我能不能活到百岁？”

“爱吸烟么？”医生问。

“不。从不吸一口。”

“喜欢喝酒么？”

“不喜欢。一滴不沾。”

“那么，对夫妻生活还有兴趣么？”

“早戒绝多年了。”

“您可有别的嗜好？譬如著书立说、养花下棋、书法绘画、老友漫谈之类？”

“没有。我什么嗜好也没有！”

医生不解了：“那，您一百岁又干什么呢？！”

这一句实在绝妙！

人之为人，就在于有七情六欲。否则，何异于动物——何况动物也还有自然欲望呢！如果只为长寿，而强使自己过那种无欲无求、心如止水的生活，虽百年又何异于一日？！

传说晋代王质进山砍柴，见两位老者在下棋，旁观一局后回家，已世事大非、人间迥异——竟是百年之后了！自然，这故事意义广杂，有人世如棋局之感慨。却也侧面传出：山中一日、世上千年的叹喟。换句话说，在清静无为中，虽一日生涯，却已享受了千年的人间岁月了，按人间计算法：王质确是长寿呢！

但话再反面说说看：历千年光阴，却只不过一天的实际感受，这“长寿”又意义何在？

看来，有必要重新审视健康与长寿的关系了！有必要重新审视生命的质量与数量的关系了！

我以为：人生要义，首先要有质量。在保证质量基础上再求数量；先要健康，再求长寿。

常见一些老者，气息奄奄，面容枯槁，举手投足有如木偶，神情表现近似僵尸，或倚卧床头、或仗人扶持，半睁半闭的眼中偶露混沌幽光直似鬼火……令观者大觉其惨不忍睹。其家人则欣欣然对客曰：此我家老寿星也，当年乃名噪一时的俊秀（或健壮）！进而举出几十年之玉照，令客人观瞻。

对此，我是哭也不得、笑也不得的！

猛忆起古人诗句：“美人自古如名将，不使人间现白头！”这或许悲凉，总还悲壮！试想，虽英年早逝，但使后人忆及，总一副飒爽英姿，自然更为缅怀、尊重。为何非拖到非人非鬼地

步，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时?! 人是最重直观的：早年英俊既已随岁月逝去，则印象便只是临死前的丑态、衰老、病态及鬼态了！岂不哀哉！

于是，在某种意义上，人不是在作傻事么：偏要在一生结束时自己抹黑，自我丑化，以产生令别人（哪怕是亲朋好友）不堪回首的窘迫乃至厌倦！其蠢何及？！

倒也不是劝读者诸君二三十岁便纷纷自杀。“落英缤纷”固然好看，总不如“硕果累累”的诱人、可观。我只是说：自然规律不循情，非人力可改变的。执意与之对抗，只有难堪与尴尬。倒是“花开花落两由之”为好：年轻时，就极力“年轻”一番。当将老去，也不必强行挽求。

曾听过古人一种论调：年过六旬（七旬？）者一律坑杀。人间只留健壮者，一不费各种生活资料。二总使人间呈勃勃生机。这，或许“无情”，却不无“意义”吧？

无独有偶，远在东洋大海上的日本，也曾有过年过七旬的老人以“不老”为耻，不管身体如何，届时必定自己或请家人爬（抬）上荒山绝顶处，不食而终的民俗。一位日本作家（姓名立时忆不出来）所写的《樽山小调考》，记载此事甚详，并获得国内、国际大赞赏，可以为证。

这或许令时人从情感上难以接受。

我却不时觉得：时人的这种“孝敬”的情感，很大程度是不无矫饰，做给人看或迫于人言的！不信，又如何有“久病床头无孝子”与“安乐死”之公议？！

所以，作为个人，我倒是持这样信条：身体确实不行、形

容实在“给社会抹黑”之时，还是及时自我处理为佳：偏拖到“人嫌狗不待见”时候，还强撑一口不上不下的混浊污秽之气，呼噜带喘的，不也太煞风景？！真要熬耗得“亲朋好友”脸上强笑，心底诅咒那地步，对大家不都太残忍了些？！

简言之，长寿不一定就好。

首先要求的是健康！

健康，又分为生理健康与心理（精神）健康。于是，先有活蹦乱跳的身体还不够，常见些二三十岁、三四十岁乃至十七八岁的人，身体不赖，却一个个活得极别扭、极痛苦、极尴尬、极压抑、极空虚，这，就是心理上的有失健康了！

现实人生中，心理不健康之痛苦往往多于身体有病之痛苦！

心病态之源当然纷繁千种，不可在此一一细论。我只想说一句最基本的，即人生态度，应该是：要“活好现在”的每一天，不要只寄希望于未来。这“活好”，是指生命的积极健康的充分实现！不容忍让它受任何扭曲与压抑！自然，这“活好”绝不仅指吃喝玩乐一类，积极做事，努力拼搏，（只要所干之事出自本心乐意），也是一种实现方式。

人云：“生活一天，就要歌唱一天”。诚然有理！每一天都要“歌唱”，而不要“哭泣”，每一天都以积极饱满的热情投入，而不应以虚无疲厌的态度去应付，尽可能使每一天都有一种新的感受、新的收获，则“日日更新”，便可称“活一天是一天”，而不是那种日日如此地机械重复，使“百年直如一日”了。这样，纵只活几日，也胜于那“长寿”的百年呢！

简言之，首先要保证每一天的生命质量，再追求在此基础

上的长寿。

苏轼在《前赤壁赋》中，引客人之言写人生之短暂：“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虽悲怆些，确也道出一个真理：相对于宇宙而言，人，微乎其微；命，短之又短。并这微短生命，每个人又仅有一次！于是可联想了：人，又哪里有什么“长寿”可言？！

只“健康”是现实的，是自己的！

我们为什么不一个个都“健康”起来？！

三种评价之是非

参加过不少追悼会，“随喜”过不少表彰会，旁听过不少关于历史人物的学术研讨会……会一参与的多，心里就不免困惑、彷徨起来：怎么个活法，才能获得自己内心与别人外在的“好评价”？

中国人看重评价。尤其在“盖棺论定”时。常见些人物已死而阴魂不散：领导、怂恿着一群孙男弟女大闹特闹——为争得个死者面子有光，活人生活有利的“好评价”。到底是“杰出的革命家”？还是“优秀的革命战士”？为几个字词的不同，闹得死去活来、天塌地陷者，耳闻目睹，真是不计其数了。

重视评价，原也不错。它不仅是告慰死者及其家属，也是一种引导人情、匡正世态、雕塑公民的重要手段呢！

只一点我总含混：盖国人心目中，评价方面，范畴及标准各不相同。那么，作为平民小子如我类之人，到底该循哪一种评价，演什么样的人生呢？

国人的评价，无论古今，大体有以下三种类别：

第一，历史评价。

这评价是那些“上大人”、“肉食者”、“公仆”们特别看重的，乃至视为灰飞烟灭后的第二个永存之生命。影响所及，那些“中、下大人”、“白米饭食者、馒头饱食者”（窝头食者、糠粃食者倒没有这奢望）、及大批“候补公仆”、“做公仆梦者”，也纷纷重视历史评价起来。又由于这两大类人物总在社会主导层、权力层活动，所以这历史评价也自然漫延开来、倍受推崇，视为人生第一种的重要的“官方评价”。

可敝人浅薄混沌，总弄不清什么样的历史评价才是确定无疑并流传千古的好评价。你比如说秦始皇这位中国历史的千古大帝，从历史角度，到底该怎样评价？正统史书上大都赞扬其历史功绩：统一六国，集权华夏，旷古未有之大功也！可容我反问一句：他要没能把六国统一，中国历史会不会重新改写、而且不见得就比不改写差？！六国倒是统一了，结果，令人窒息的极权主义，寡头政治、封建独裁，一直凌辱了中华民族两千年，使世态畸型、人民愚昧，邪恶横行，到今日我们还受其“遗泽”，难脱阴影，致使大大落后于外国异域的许多地方。试想，若当时的六国，并存中土，则势必在长期的竞争中，各求兴旺，奋力发展，只为不灭亡之故，也要兢兢业业，不敢稍有放松呢！而和平期间，又哪能少得了友好的交流、频繁的贸易？！谁又能断言：中国之资本主义不比西方早上数百、乃至上千年呢？！……如是，则秦始皇的历史评价，谁又能说是永定于一、千年不变的？！

盖历史风云瞬间万变，而“历史评价”又往往是出于统治者即时政治的需要、“信口雌黄”的，哪里有什么客观、确切的

标准！

再如宋之秦桧：历代都唾骂其人，主要就因为他主和当“投降派”，又陷害了岳飞。于是，后人对其历史的评价便是：“千古佞人”、“民族败类”。而当其死时，“历史评价”却极崇高伟大，赞辞敬语飞满朝廷。连“皇帝老子”，那位又窝囊又不少小心眼儿的高宗先生，也以“忠献”赐作他的谥号，可谓荣耀之极了。反差如此之大，到底哪种“历史评价”是对的呢？怕老天爷也只有睁一眼闭一眼了——不是到了公元一千九百九十年代，又有官人、学者以唯物主义出发，以“天时、地利、人和”为总体观照，对秦桧与岳飞的是非功过重新有所评说了么！

可见，这“历史评价”是没一定标准的。如是，草民百姓、寻常小子们，又如何能以之为依据，指导各自的人生？！

其二，道德评价

这可是老百姓们发自真心看重的一种评价了。在百姓眼中，管它什么忠臣逆子、君王贼盗，全没大区别的：张姓王朝的忠臣，就是李姓家国的叛党！什么“历史评价”？让那帮家伙操心罢！在百姓眼中，一个“人”的好坏善恶，只看他一生一世的行为是否“道德”。

这，似乎不错。在某些时候（这种时候还不少），大人、肉食者、公仆们也与草民相一致呢！

可我还是觉出不妥，不明白：

到底什么是“道德”的？什么是“不道德”的？！

国人有种癖好，常把“道德”与否与生活作风（或男女关系）挂起勾来。也好，咱就从这方面说罢：